

纳
则
汗
德

锁昕翔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训评传 / 锁昕翔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227-04214-3

I. 纳… II. 锁… III. 纳光政(1911~1989)—评传

IV. 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2667 号

纳训评传

锁昕翔 著

责任编辑 马明德 马红艳

封面设计 项玉杰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20 千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214-3/K•52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N A X U N P I N G Z H U A N

納、訓、評、傳

锁昕翔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序 一

纳 麒

20世纪30年代,由中国回族民间选派的一批批青年学子,怀着报效祖国和服务民族宗教的理想、热情和双重使命感,远渡重洋,留学埃及。这些留埃学子在学成归国后,多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学术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工作成就与学术成就,从而为祖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促进中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纳训、马坚和纳忠,这三位著名阿拉伯历史文化学大师,便是其中卓有建树的佼佼者。他们生前的爱国思想、爱国热情和学术活动,及其一生不朽业绩,作为其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与文化遗产,显然值得我们做全面的总结研究并予以继承。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三位大师学术成就的研究,尽管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还远远不够,依然需要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探讨。其中,尤其是对纳训生平事迹以及文学翻译等业绩的研究,更显不足。就我目力所及,一直以来,仅有散见于各种报刊的少量包括回忆录、纪念文章、论文在内的单篇文章。这实在令人遗憾。今回族学者锁昕翔同志的《纳训评传》,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

该书洋洋数十万言,不仅叙述、评论了著名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纳训的工作业绩和文学翻译成就,而且对他一生的爱国热情、理想追求和高尚的道德操守,以及在其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中,他多舛的遭遇、不寻常的欢乐与痛苦等,都作了较全面的评论描述。毫无疑问,该书是研究纳训的一个可喜可贺的重要收获。昕翔同志要我为之写序,因而有幸成为《纳训评传》的第一位读者。仓促阅读书稿,浮光掠影,只能谈谈一鳞半爪的初略印象。总的来讲,我以为锁昕翔同志的《纳训评传》有如下几个颇值得注意的突出特点。

其一,材料充实,且真实可靠。锁昕翔同志为写此书,曾搜集和阅读了纳

训各时期的重要文章及重要译作，并查阅了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有关纳训的文章，此外，还做了长达6年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6年间，他曾经多次往返北京、上海和云南省内的通海纳家营、玉溪大营及海口等地，访问了纳训先生的家属、子女和所有今尚健在并且知情的亲戚、中学同学、留埃同学与工作单位同事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不少前辈，例如纳训先生的堂弟纳光显、留埃同学林仲明，以及云南民族学院同事马鸿云等，诸先生在接受采访不久即已仙逝，昕翔同志所获资料，至为宝贵。由于作者资料查阅和调查的充分，使得《纳训评传》材料翔实、内容丰富。例如纳训先生在埃及留学时所从事的文学翻译和抗日救亡活动、归国后在昆明明德中学和云南民族学院的许多思想、感情及生活的经历和工作实绩等，都鲜为人知，使人耳目一新。读之，不能不令人对这位杰出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师、不朽的爱国战士充满敬仰之情。

其二，《纳训评传》对纳训先生一生思想、业绩的评价较为客观、公允。无论是对纳训生平事迹的叙述，还是对其翻译成就的综论评价，都坚持实事求是。作者的观点，均来自对所掌握材料的客观的分析与研究，看得出，作者往往力图将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考察，使其评价客观、中肯，令人信服。作者对一代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师纳训的崇仰之情，溢于言表，但却不“为尊者讳”，对其译著的介绍评论，能够做到好处说好，又不回避其短处。比如对纳训先生六卷全译本的评介，既指出译作在艺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和作品对中国读者的巨大影响，以及它在《一千零一夜》汉译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同时，也指出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译作所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些“美中不足”。《纳训评传》为读者描画、展示了一个有着丰富精神生活和喜怒哀乐情感的文学翻译家形象，从而揭示出一个为报效祖国、为人民贡献的回族爱国知识分子，其一生不屈不挠的奋斗与追求和所走过的艰难的人生道路。形象鲜明，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其三，我以为《纳训评传》在写作上也有其独具的特点。作者既遵循了传统“评传”的求真原则，又不囿于过去曾经流行的那种生硬的考据、求证的形式和套路，即追求一种较具可读性的平易叙述。此外，作者对一些较为重要的

场景、人物、事件的描述,更加详细,并加之以适当的文学描写。正所谓“文无定法,文成法立”,“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纳训评传》有叙有论,不呆板、不枯燥,行文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对读者的吸引力、感染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纳训评传》已完美无缺,至全至善。世间学问没有止境,学术研究不可穷尽,任何的苛求都未免失之天真。何况,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只能是一家之言,《纳训评传》作为研究纳训的第一部著作,其疏漏之处肯定再所难免。对此,相信读者自能识别分辨,我不想求全责备,以致向作者提出过分要求。在此,我只想再次强调,锁昕翔同志的这部《纳训评传》来之不易。众所周知,纳训先生一生谦逊过人,较少谈及自己的译作和回忆自己的经历,从未写过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这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昕翔同志经过数年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艰苦调查以及认真的查阅、分析有关资料,撰写出这样一部具有一定规模,也有着一定深度的研究纳训的专著,十分不易。《纳训评传》自有其客观存在的学术意义及价值。作者的功力和研究态度以及写作本书所花的工夫,读者尽可在阅读中见出。我相信,这部《纳训评传》的出版,对于促进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纳训乃至马坚、纳忠等人的辉煌学术成就,必将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以上几点初略且不尽成熟的看法,权作应昕翔同志之约而写的《纳训评传》序。

2008年7月1日于春城昆明

序 二

纳国昌

大约在 3 年前的一个夜晚,锁昕翔先生突然光临寒舍。这位未约而至的不速之客,执教于云南民大,属于“高知”阶层,可是热情坦诚,平易近人。他侃侃而谈,给我的印象是:不仅学识广博,而且回回民族感情极为深挚炽热。我们相见如同旧日相识,彼此畅所欲言,从此有了交往。其后不久,拜读了昕翔的《先父锁明道阿訇生平事略》,方知其学问以及炽热回回民族感情都有着至深渊源。

这篇朴实无华、情感真挚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一位学行俱优、献身伊斯兰的阿訇风采。尤其是反映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其面对邪恶,坚贞不渝,无怨无悔,一身正气,忠于圣教的高贵情操。

明道阿訇少小离开贵州家乡,奔赴云南昭通念经,从而走上了一条漫长、艰辛的求学之路。当年,他们听说有一位陕甘经学名师在成都皇城清真寺设帐讲学,门墙桃李,遍布川中,年仅 14 岁的明道阿訇十分向往,相约同学刘朝东等一行 10 人步行去成都,投入这位经学名师门下,日夜勤奋攻读伊斯兰经典及汉文知识,由此扎下坚实的经学及汉学基础。

“八百里秦川,阿林的校场。”陕西关中乃中国伊斯兰经学发源之地,经堂林立,名师辈出,流传“王一角,周半边,黑云上来遮满天”,名重于当时,各地经学士子无不以游学关中为平生最大愿望。明道阿訇步前辈学者之后尘,与同学刘朝东、张有诚(云南沙甸张子仁)三人结伴赴陕西。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翻越秦岭时,刘朝东病逝,学业未成,埋骨异乡。明道和有诚虽满怀悲痛,却未放弃,辗转求学于陕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及青海西宁等地,最后投学于马忠孝大师门下。这位大师是“果园哈吉”马万福的高足,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两人受益匪浅,苦学直至穿衣挂帐。

学业暂告一段落，两人仍不满足。张有诚回云南，后来幸遇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选送留埃学生之良机，进入伊斯兰最高学府——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明道阿訇由甘肃转赴上海，即入上海伊斯兰师范继续深造，先后与马坚、林兴智同学，受教于当代中国伊斯兰著名学者达浦生、哈德诚、买俊三等大阿訇，以及伍特公（章太炎大师弟子，《申报》主笔）和马敬吾等先生。

上海乃东方大都市，十里洋场，人文荟萃，独得风气之先。明道阿訇在上海，不但学业精进，而且扩大了视野。他充分利用当地优异的学习环境，主攻伊斯兰典籍，兼习汉语文，并临池学书，中阿文书法均造诣深厚，达到了较高境界，深受师长及穆斯林大众赏识，也为他回乡开办经学，推行“经书并授”创造了条件。

明道阿訇学成归来，先后在贵州威宁，云南宣威、寻甸、嵩明等地开办经学，经书并授，培养了很多伊斯兰传人，至今还有不少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坚守在经堂教学岗位上。明道阿訇曾游广州，当年任教广州蚝蚌清真寺的马瑞图阿訇（经学大师马联元之孙）敬重明道阿訇的陕甘经学真传，特邀他讲学达半年之久。其后，明道阿訇执意出国朝觐与游学，经香港赴缅甸、新加坡、印度，不幸身患重疾，被迫返乡，惜未能圆朝觐之梦。

明道阿訇洁身自好，操守严谨，一生清贫。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遭践踏，清真寺一度关门。在反右整风等运动中，明道阿訇曾受到冲击，被置于严厉监控之下，但仍坚持斋拜功修。工作组视之为“顽固不化”，强迫他从事非常人能忍受的艰苦劳动，其身心倍受摧残，后含愤离世。用《经学系传谱》规定经师立传的五项准则——“学有大成，传经授徒，素履无玷，训诲有法，贫困自甘”对照，明道阿訇均当之无愧，为一般阿訇所不及。其深厚的学养、清廉的操守和铮铮铁骨，以及虔诚、坚定的伊斯兰信仰，令后辈学人肃然仰望。

昕翔先生秉承父辈家风，继往开来，回回民族感情极为深厚，总想对自己的民族有所贡献。他不畏劳苦，在完成学校安排的现当代文学教学及科研任务之外，又坚持从事回族文化方面的研究。在我们彼此恳切的交谈中，我得知他想撰写一部《纳训评传》，拟对这位杰出回回翻译家的生平思想及文学翻译

成就作一公正评说，我作为一回族成员以及曾得纳训先生多年无微不至关怀帮助的后学，深为此高兴。

纳训一生近八十高龄，从通海杞麓湖畔走向世界，昆明、开罗、北京都留下其生活与学术活动的人生轨迹，时间空间跨度甚大，要捕捉其中的亮点，付诸笔墨，真实地反映出人物风貌，却非易事。路漫漫其修远。然而，昕翔下定决心，义无反顾，以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执著，上下求索。他仔细查找有关纳训的资料，从不放弃一条线索，按图索骥，风尘仆仆，奔走四方。曾几度远赴京华乃至上海，访问纳训遗孀马汝知女士、小女儿纳尔谨（供职中国文联）和一些熟悉纳训的文学翻译家。多次去玉溪和通海纳家营等地，访问纳训大女儿纳尔宣和亲朋故旧，以及家乡穆斯林父老。同时，他还遍访昆明纳训当年的同学、同事与朋友。昕翔初临寒舍，即是为搜寻纳训资料而来。

天道酬勤。数年之中，昕翔收集到了不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当然也不乏众说纷纭的材料。而每有道听途说或牵强附会之谈，昕翔总是引以存疑，做了认真的思考推敲。且不耻下问以求证，仅鄙舍就多次光临，咨询核实，务求弃伪而取其真实。他不捕风捉影，不哗众取宠，坚持实事求是，体现出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与治学风格。

我与纳训可谓忘年交，多年接触，所见所闻，早已搜刮枯肠，向昕翔先生和盘托出，并将近年来所发表有关纳训的回忆文章尽数交出。经昕翔慎审筛选，其中可取之处，已被辑入《纳训评传》，这里回忆二三事，聊作印证而已。

1958年，我由下放的江苏六合农村返回北京，引用聂绀弩的话说是：“从赤松子游，得道归来。”不久，纳训先生挈妇将雏，也调往北京，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住在东单无量大人胡同（梅兰芳故宅）。此后几年间，几乎每天都在文化部后院清真食堂共进午餐，同桌低声诉说心里话。作为“文化人”，十年之间，他经历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批《武训传》、批所谓“俞平伯唯心主义《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尤其是反右运动，知识分子落马一大片，株连无辜，玉石俱焚。纳训先生被调往北京，任务是翻译《一千零一夜》全卷本，可不久就赶上“拔白旗”、思想改造，强调“把资产阶级白旗拔下来，把无产阶级红旗插上去！”人人噤若寒蝉，不少所谓走“白专”道路、“只专

不红”的专家学者受到了批判。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文学名著被称为“大毒草”，谁也不敢引火烧身，且不准再翻译、宣扬所谓“封资修货色”，纳训的《一千零一夜》全卷本翻译因此而搁浅。“文化大革命”初起，物伤同类，纳训曾一头雾水，愤愤不平地问我，当初宣传“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说是繁荣文化艺术，迎来“文艺界的春天”，曾几何时，又说“百家”只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百花”只有香花与毒草之分。“毒草”出土，必须聚而歼之，“争鸣”何说？我也不得其解。在万马齐喑的日子里，纳训见解独特，是非分明，不随波逐流，不仰人鼻息，始终保持了一位正直老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与良知。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大西北贺兰山下，分配在一个县城的中学教书，安之若素，依然书生气十足，教学业务，与世无争。谁知人心险恶，正如牛棚中一位老教师常吟诵：“入门见妒，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我又被发配为“牧马人”，在黄河荒滩上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日子，纳训频频来信开导，要我随遇而安，不要自我沉沦。

终于“再度刘郎”，我又回到学校，重登讲台，可昔日藏书已丧失殆尽。纳训先生常物色一些“内部发行”读物寄给我，如《克格勃内幕》《现代战争的突然袭击》《基督山伯爵》等。及至“四人帮”覆灭，还给我寄来一些流传于北京的批判“四人帮”的诗词，在闭塞的小天地里，为我开启了一道通向全国乃至世界的窗口。

一次，我被邀请参加全国回族史座谈会，会议要求提交一篇有关回族的论文。当时想到幼年曾见家中藏有一部《天方诗经》，中阿对照，如撰写一篇评介《天方诗经》思想内容的文章，肯定很新颖。然而家藏已不知去向，无处寻觅，因此去信向纳训先生求助。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1956年影印出版该书，系由马坚先生作序，早已售罄。纳训特向出版社资料室借了一本，邮寄与我。线装，封面完整，装帧十分精美。宁夏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见了大为赞赏，爱不释手，想由该院收藏，让我去信征询纳训的意见，可否作借书遗失处理，宁夏社会科学院当按规定加倍赔偿。原书当年仅售3元，愿偿付10倍甚至20倍赔偿金。纳训先生当即回信，予以严厉拒绝，要求物归原主。由此小例足可见

出他光明正大,刚直不阿,不做半点有损信誉的苟且之事。

拨乱反正,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撰写的两本小书——《云南回民起义》与《西北回民的反清斗争》,经纳训先生推荐,中华书局同意出版,排上了队,后又因民族问题敏感,中华书局不敢出版。纳训先生亲自去退稿,又亲自去邮局挂号寄回,嘱咐妥为保存,终有付印之日。其对后学的热情关怀,可见一斑。

纳训先生是当代译坛上一位卓有贡献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家,对他的生平思想与文学翻译成就予以全方位的研究,无论从总结文学翻译经验,还是从探讨回族人物的角度去看,都很有意义。昕翔先生的《纳训评传》,其研究成就及学术价值,纳麒院长已作了精辟的评论与肯定,不必再饶舌重复,我仅额外附提一点。

云南纳氏家族,源于赛典赤·赡思丁长子纳速拉丁嫡系,一脉相承,六七百年来,逐渐发展为一大家族,侧枝旁系,遍布滇中,经师学者辈出,享有崇高声誉。继高发元先生的《穆圣后裔——纳忠家族》之后,锁昕翔先生的《纳训评传》又即将问世。这对于纳氏家族,无疑又是一项荣誉,足以激励纳氏子孙继承先辈艰苦创业的历史传统,继续拼搏,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谱写新的篇章,为祖国作贡献,为自己的回回民族争光。

2008年11月

目 录

序 一 纳 麒 /1

序 二 纳国昌 /4

第一章 杞麓湖畔的童年 /1

第二章 负笈省城 /25

 一、在昆明南城清真寺经学堂 / 25

 二、考入昆明私立明德中学 / 36

 三、珍贵的友情 / 47

 四、爱国思想的孕育 / 56

 五、人生的重大转折 / 75

第三章 留学埃及 /94

- 一、在爱资哈尔大学温暖的怀抱中 / 94
- 二、影响深远的阿译中文作品 / 129
- 三、拯救祖国的战斗 / 150
- 四、独步国内译坛的《天方夜谭》五卷译本 / 172

第四章 服务祖国 /193

- 一、艰难的归程 / 193
- 二、献给母族的赤诚 / 209
- 三、根植于云南民族学院 / 238

第五章 重攀文学翻译的金字塔 /260

- 一、新时代催生的《一千零一夜》三卷选译本 / 260
- 二、从昆明到北京 / 278
- 三、誉满海内外的《一千零一夜》六卷全译本 / 295

第六章 丰碑永在 遗范长存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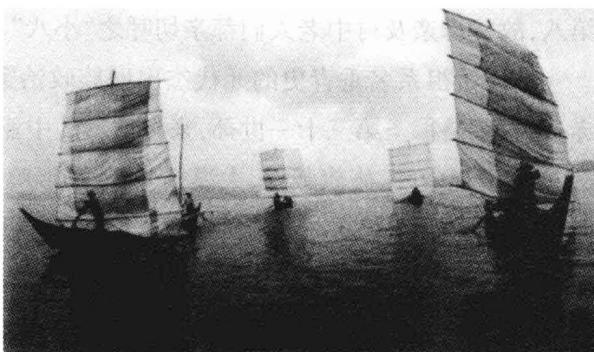
- 后 记 / 331

第一章 杞麓湖畔的童年

美丽的杞麓湖，波光粼粼，清澄碧绿，帆影悠悠，风景旖旎。每当晴空万里，波平浪静，湖水神奇变幻，宽阔的湖面上呈现一道湛蓝色带，宛如一匹巨幅彩缎，从东到西飘洒湖面，将这颗镶嵌在通海坝子中的“滇南明珠”装饰得更加璀璨夺目，晶莹瑰丽。湖畔繁花重重，垂柳依依，燕舞莺啼；沃野平展，阡陌纵横，田畴千顷。据考古发现，早在四千年前，就有先民生息、活动在杞麓湖周围^①。碧澄的湖水，灌溉了丰饶的土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人民。

在风光如画的杞麓湖

西北岸，坐落着有着上千户居民的滇中著名回族聚居村——纳家营。它依山傍水，房屋栉比，环境清幽，风景秀奇，“上有李巴脚之水，下有黄龙潭一泉”，西靠狮子山，东面杞麓湖，南与“秀甲南滇”的通海秀山隔湖相



杞麓湖帆影 原载通海县委、县政府编印《秀甲南滇——通海》

^①通海县志办：《通海县概况》，1985年编印。

望。村后的狮子山，酷似一头沉睡的狮子。“狮”身前有“象鼻洞”，“洞深里许”，神秘幽奇；后有高峻猪山，巍巍挺拔，气势逞雄。传说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到过这里，见此山脉地势，甚为惊异，认为猪拱狮子通象，一旦象出地面向狮子叩拜，将帝王出世争天下。于是，神笔一挥，将猪山拦腰划作两段，从此断了山川灵气^①。神话当然不足为信，但纳家营的自然环境确实得天独厚。

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优美的山川景色，陶冶人的情操，启迪人的心智，激发人的灵感，孕育了大地的杰出儿女。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的纳家营，自古人才不断，英杰辈出，文武竟风流。在现代，我国著名阿拉伯历史文化学大师纳忠就诞生于此。晚纳忠一年，即1911年10月6日，一代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纳训又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纳训，原名光正，字鉴恒，伊斯兰经名（阿拉伯文名）努尔·穆罕默德。在昆明明德中学求学时始用“纳训”一名。其曾祖父纳凤鼎，据说满腹学问，且颇有济世之志，但却空有抱负，怀才不遇，终生布衣，至死事农问耕。曾祖父之弟纳凤春，则官清三品花翎都游府，地位显赫，光耀门庭。祖父纳维富，父亲纳士昌，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母亲纳马氏，生育了一大群儿女。纳训上面有四个哥哥，三个姐姐。大哥纳光成，很小就出外谋生，积劳成疾，中年病逝于思茅；三哥纳光裕早逝；二哥纳光林、四哥纳光应，均在家务农。大姐纳巧生，二姐纳成富，三姐纳成功，成年后均出嫁新兴（今玉溪）大营。纳训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故父母亲及村中老人们都亲切呼之“小八”。

纳氏始祖系名垂青史的元代杰出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相传赛典赤·赡思丁是穆圣第三十一世孙，来自遥远的中亚文化古城布哈拉。

13世纪中叶，旌旗蔽空，大漠扬尘，战马嘶鸣。挽弓立马、叱咤风云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率蒙古铁骑灭西辽，继而挥师西向，远征花喇子模苏丹。因顺应了中亚人民的愿望，“中亚数十万回回毅然加入成吉思汗大军”，被编入蒙古军中英勇善战的“探马赤军”。他们随军东来，参加了中国南北统一的战争。元宪宗三年（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探马赤军”驾皮筏，渡金沙江，攻大

^① 纳为信：《赛典赤·赡思丁世家》，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理,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在征服云南全省之后,这支“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野战军劲旅,即奉命“随地入社”,屯守云南,参加了祖国云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曾任云南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其子孙也随之定居云南。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赛典赤·赡思丁第四代孙纳速鲁(汉名纳璞)随蒙古人阿喇特木耳旗大元帅镇守云南河西(今云南通海)曲陀关。阿喇特木耳旗死,纳速鲁继任临安、广西宣抚司督元帅。元朝地方政府给予他们特殊优待,准许其家属择地而居。纳速鲁及其部属家眷即选择了濒临杞麓湖的者湾、六街暂作栖身之地。明洪武建文元年后,纳速鲁和他的部属均奉命解甲归农,遂将家眷从者湾、六街迁至杞麓湖西北岸的“土军村”(今通海纳家营)。

纳速鲁有四个儿子,即纳荣、纳华、纳富、纳贵。其中长子纳荣、次子纳华、三子纳富随父到“土军村”落籍,形成了纳家营纳氏大家族中大长房、二长房、三长房三个宗族支系^①。“纳家营”村由是得名。纳训一家属三长房一支之子孙。

美丽的家园,浸透了祖祖辈辈的心血和汗水。“土军村”原系古“僰人”城池遗址^②,纳氏祖先初到这里,前面是一片沼泽地,芦花瑟瑟,杂草萋萋;后面是一片乱石岗,怪石嶙峋,荆棘丛生。祖先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他们在湖中张网捕鱼,在湖边牧养牲畜和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同时,还将村后的乱石搬走,除去荆棘,栽种果树,培植了大片果园。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收的果实,保障了自给自足。那时,杞麓湖水位高达杞麓山(今凤山)脚,湖周围一片水乡泽国,旱路不通,隔断了纳家营与外面的交往。他们在村前的“小海”(旧称“古城湾儿”)开渡口、辟航道,打通了与湖周围各地的水上联系。从此,湖中舟楫往来频繁,水路交通便利,乘船只需约两个小时,即可到达商贾云集、商业繁盛的滇南重镇通海城。

纳氏祖先,有的曾是制造和修理兵器的军中工匠,归农后,他们利用其手

^①姚继德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回族——通海纳古镇》,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②纳为信:《赛典赤·瞻思丁世家》,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艺制造农具、刀具及马鞍、马掌、缰绳、马笼头等日常生产、生活用具。至近现代,为适应生活和斗争的需要,又将其手工业技术运用于枪支弹药的生产、制造。抗战时期,为支持抗战,村中一些手艺高超、技术精湛的工匠,仅靠一台老虎钳和几把锉刀,曾仿制出多种手枪、步枪及各类弹药。所造枪支,其内部构造及外形均十分精美,足可以假乱真。就连当时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官兵见了,也爱不释手,连声称奇,由衷“赞叹回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高超技艺”^①。有两个美国兵,还曾用他们的真枪换走两支仿造步枪留作纪念^②。手工业技术代代传承。至今,纳家营农民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从事传统的五金和手工业乃至机器工业的生产,其产品畅销省内外,使纳家营获得了“工业之乡”的美称。

为求生存,纳氏祖先还继承了西域回回善经商的传统,赶马从事边境贸易。每年雨季刚过,纳家营的马帮商队便集结出发,他们翻高山、穿峡谷,越过人迹罕至的亚热带原始密林,远涉毒雾弥漫、疟疾横行、令人谈之色变的“夷方坝”,将内地出产的烟丝、土布、铜器、皮革等货物销售到思茅、西双版纳,乃至泰国、缅甸、老挝等地,又从境外或边境贩回了棉花、洋靛、象牙、香料、玉石等内地紧俏商品。他们的经商活动,“开辟了云南早期对外贸易的商道”,促进了内地与境外、与边境地区的物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边境地区经济”^③。

纳氏祖先自融入祖国云南边疆的多民族大家庭,即与周围各兄弟民族友好交往,和睦相处。在长期的生活、斗争中,他们紧密团结,相互协作,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彼此结下了深厚情谊。清咸丰、同治年间,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蓄意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仇恨。在挑起了回汉民族械斗之后,云南巡抚舒兴阿公然通令全省“剿灭回族八百里”。一时间,腥风血雨密布全滇,各地回民横遭满清政府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在河西(今通海),大、小

^{①③}纳国昌:《锲而不舍,成果丰硕——回族阿拉伯文学翻译家纳训先生》,载《穆斯林人物志》,云南中振文化传播中心 2001 年 8 月刊印。

^②姚继德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回族——通海纳古镇》,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 4 月出版。